

杠班号子

□王绍诚

杠夫，即凭借一身好气力专司抬运的苦力，杠夫群体就叫杠班。群体性的劳作班子都有自己的号子，如打夯号子、船工号子、纤夫号子……杠夫行业当然也有自己的号子。

杠夫都散居城厢，平时并不集中。过去的城区就巴掌那么大点儿，丧家需求，伙计跔(pián)脚板跑一圈儿就都传来了。杠夫的人数则根据丧家的不同需求临时决定。比如，经济条件好的，自然用厚重气派的好棺木，出殡的排场气势就要风光一些，需要前后四角各两人共八个杠夫；坟山脚程远的，还得两班人替换，也显得热热闹闹，

体体面面。一般丧家，最多四个杠夫；而家贫的，往往选择薄板拼凑的“火匣子(简易棺材)”。

待杠夫就位，随着最前头的引魂幡号令，杠班头儿一声“起”，杠夫们一齐屈腿下腰将棺木抬起，一声“走”，便在吹吹打打声中稳稳开步，待出城到僻静处，一声“歇”，便止步，停歇片刻。

一路上，如遇水洼，杠头儿前面喊“天上明晃晃”，走在后头的就晓得有水坑，要当心，立刻大声应答“地下水凶(dàng)凶”。上山后如遇急弯，杠头儿就喊“龙摆头”，后头应答“蛇摆尾”，配合小步转弯。如遇青苔或砂石路面梭滑，杠把子又喊

“顶头满天星”，后头就应答“地下绿茵茵”，于是大家十个脚趾扣地，更小心了。累乏了而山势却不容打杵稍歇，必须咬紧牙关一鼓作气，杠把子就喊“浑身颗子汗喽”，众人喘着粗气应答“一家要吃饭哩！”……总之，时时前后呼应，全程彼此协调，确保四平八稳，不出一丝一毫差池。不难看出，杠夫号子的特点是简洁明快、押韵顺口、诙谐幽默、粗犷质朴，善用“比、兴”，既有提示性，又有鼓动性，地域文化特征明显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传统的杠夫业已经萎缩。“抬杠”，则成了顶牛斗气闹别扭的代名词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
730156805@qq.com

喳闹

□陈世渝

性格外向，一天到黑像麻雀一样叽咕喳喳地闹麻了，川渝方言对这种人称之为喳闹。

小时候，我们和周嬢嬢住门对门，来往甚密，关系嘿好。周嬢嬢的老公但伯伯是个大喉咙，话包子，周嬢嬢说他是喳闹。但伯伯嘿好耍，经常喝得二麻麻时高兴了，逗脸红筋涨唱起歌来，他是个左嗓子，听起来只有恁个烦了，可他各人还默倒唱得嘿好。他越唱越兴奋、激动，哈把哈煞不到角。勒个时候，周嬢嬢逗要笑嘻嘻出来扎板“干涉”：“诶，喳闹，小声音啵！你欢喜迈，莫影响别个学习、休息，把别个闹到了哟。”

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我们车

间有个年轻崽儿小唐，嘴巴几乎从来没有歇气，话特别多，甚至吃饭时也喋喋不休，大家叫他闹山麻雀或者喳闹。上了一上午班，有点累了，大家中午想休息一哈，只听到隔壁休息室勒娃大声垮气连珠炮似地“主讲”，时不时还伴着其他几个人嘻嘻哈哈地吼叫，硬是闹麻了。有时他们午休不吹垮垮，改斗地主，要是遇到哪个那把牌遭炸了几炸，你听哈几副颜色拍桌子打巴掌的阵仗，房子都要震垮。

哎，不管是朋友同事，还是街坊邻居，大家住在一起或相处，请顾忌一哈他人的感受，闹麻麻地影响别个逗不好了噻。

拿起竹夹扯秧草

□张文海

过去，农村娃娃六七岁起就要学做农活，譬如扯秧草。秧草是稻秧田中的野草，有稗子、水案板、三棱子、剪刀草多种，老人说，不扯秧草，即使家中贴满财神，也保佑不了粮满囤谷满仓。

稗子是一种很会耍把戏的草，它同秧苗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我儿时根本分不清秧苗和稗草，但它逃不过大人眼睛，无论是生在秧窝外还是藏身秧窝内，大人都能把它们连根拔起，甩在田埂上让太阳晒死。也有

侥幸漏网的，所以我们吃饭时还会偶尔吃到一两颗稗子。

水案板，片片浅红绿叶很诗意地漂浮在秧田中，根子却像吸血鬼一样吸走田中养份造成水稻减产。娃娃们很难对付的就是这种草。因水案板根子很深很细，一拔就断，难于除根，不久又会长出来，秧田中总有扯不完的水案板。

扯秧草，常是两三个小孩各拿一根夹草的竹夹，一字排开赤脚下到田中，左手将竹夹插进田泥扶住防倒，右手埋头

扯草，边扯边前移，手中扯满了草，塞进竹夹中，装满一竹夹后倒在田埂上再继续向前扯草。

难受的是，田中麦蚊子多得很。麦蚊子小如芝麻但比吊脚蚊咬人厉害，你在埋头扯草，它在你的头上咬，想打手上又粘满稀泥巴，一打准变成花脸猫(儿)，只好忍痛让它咬算了。另外过去秧田都施农家肥，娃娃们皮肉嫩，长时间浸泡肥水，腿上会隆起许多小包，称肥水疙瘩，奇痒难受，只得不停地抓挠，但一抓就流血发炎。

不存在

□徐成文

在正规的书面语中，“不存在”的意思是说“一个东西没有了，消失了”。

川渝方言嘿门有特色。上个周末，我要去成都办事。婆娘说发个朋友圈，看看有亲朋好友开车去成都不，坐个顺风车。朋友圈一发，很快张大毛就发个语音，说他马上出发去成都，叫我收拾一下，在楼下等他。我就坐着他的车到了成都。下车时，我掏出一张百元大钞，说是要给个油费，张大毛把钱扔给我：“哥，看不起我

嗦。顺手的事啊，不存在。”“不存在”在这里就是“没关系，请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足挂齿”的意思。

人与人相处，并非都是友好。正月是人们闲耍的时段，打工返乡的李二娃与王老四去打麻将。晚上十点，李二娃婆娘的电话打过来，下了最后通牒——再不回来，我就不依你的叫。李二娃摸一把脸：“哥几个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撤了哦。”其他两个麻友都不发言，只有王老四不安逸了：“这样不

好哦，你赢了钱，我输了钱。我不提出解散，不行咯。”李二娃与王老四是从小一起穿开裆裤的发小，现在却因为这点小事吵起来。王老四把桌子一拍，麻将翻了一地，李二娃也不甘示弱，一脚把麻将踢到旮旯。老板及时赶到，阻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。李二娃放狠话：“王老四，咱俩几十年的交情到此为止！”“呵呵，不存在！不往来就不往来，好像哪个怕哪个的！”“不存在”在这里就是“无所谓”的意思。

菜鸽子

□梁功勋

好多人都晓得，鸽子有信鸽和菜鸽。信鸽眼水好方向感强，千里外放飞也能找回家，自古用来传书带信，一羽好信鸽千金难求。相比之下，菜鸽子就闷呆呆的，一天到黑只晓得在主人家周边逛圈圈，飞远了就会迷失方向，常成餐桌上的美食。

四川人幽默风趣，借用“菜鸽子”之名，挖苦那种出门就打不到方向，找不到路的人。

“穿城九里三，围城四十八”，是以前对成都城的说法。那阵，早饭后绕城转一圈，可回家赶晌午饭。现在成都城区扩

大，旧貌换新颜，把好多不常出门的“老成都”，硬是活生生变成了“菜鸽子”。我算得上一个“老成都”了，有时进城转街也摸不到火门。你切看嘛，九眼桥桥档头的星桥街、双槐树街、水井街、水津街哪还有原来的踪影？相邻的黄伞巷、锦官驿街也变样了，要靠原先的记忆找路，确实成问题。

那天，几个老朋友在沙河边喝茶，摆起成都的变化，一个个都赞叹不已。老吴说，我有一天进城，转去转来整得找不到魂头，差点回不来，还是东问西问才把方向搞醒豁。老王

说，依我看，你多半改来姓“菜”咯：“菜鸽子”！把大家都逗笑了。李眼镜笑得连眼镜都差点掉下来，他拿出智能手机给大家看，说找路其实很好办，下载一个导航地图，随便你走哪里切都不会迷路！我们这帮老伙计，就是应该抓紧时间学习，享受现在的高科技。

李眼镜一席话点醒了梦中人，那天我回家，就用手机试了一盘地图导航，咋个走，还有多远，的确指引得一清二楚，感觉硬是安逸得板。看来我国的北斗卫星，真成了我们这类“菜鸽子”的救星了。

膀子客不怕注大

□胡华强

陪着别人，给别人鼓劲帮别人出主意同时巴着别人看热闹，就叫“抱膀子”。抱膀子的人，川话就称之为“膀子客”。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，既是对“膀子客”的赞美，也是对“膀子客”的警告——因为有的“膀子客”往往只看热闹不过瘾，还会喳闹催促甚至直接动手帮别人动棋子。

凡棋牌类的竞技，参与者终究是有限的，抢不到位置或者没本钱参与，又拒绝不了游戏的吸引者，就只好做个“膀子客”。“膀子客”为图刺激，经常会鼓动赌客下大注，因为不

管谁输谁赢，他终归是个看客，腰包里的钱不会因桌上的输赢而受损。赌客最后的结果，自然或输或赢，心情或悲或喜。而“膀子客”的心情只有一种——爽！

“膀子客不怕注大”是一种典型的看客心理。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，都可能随时充当着当事人和“膀子客”的角色。如果我们都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，作为当事人就能够安心接受别人的建议，作为旁观者也能够真心为别人提供善意的建议，这个世界就会增加很多的安宁。

有了胀，莫得向

□汤飞

我小的时候，难得吃回零食。妈老汉儿给我买了一袋饼干，再三咋呼：“省到吃，细水长流噢。”我答应得“嗯嗯”的，结果隔一会儿就悄咪咪地抽一片饼干，含在嘴里慢慢软化，味道真好。“水”是够细了，却把肚皮头的馋虫全部唤醒，一块接着一块吃，心里想要细水长流，但是手不听话，嘴巴不肯停。后来，吃得我打饱嗝儿，越吃越口干，喝了不少水，肚子胀胀的，连饭都吃不下。老汉儿看破我的心思，起头还阻拦，眼看没有用，只好说：“吃嘛，砍了树子免得老鸡叫。”

常常有挑担的人进徐家

湾来卖麻糖、米花糖等吃食，在咪娃儿的请求下，大人多少都会买一点儿。有的娃子懂得顾惜，每次只吃一丁点零食，所以今天是甜的、明天后天也是甜的，一连好多天嘴巴没空过。最讨厌的是，他把零食包在口中，鼓鼓的，跑这家、串那家，其他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只有流口水的份儿。哎哟，那种滋味硬是难受得很。

老妈在一旁“幸灾乐祸”：“你啊，正中那句话：有了胀，莫得向。先不要吃得胀天胀地，才能够避免后来眼巴巴地向。各家有，有底气，腰杆才挺得直。”